

电视文学剧本



隆波赛雅

NONGS BANGX SAID VAX

电视文学剧本

隆波赛雅

NONGS BANGX SAID VAX

田代元 著

二〇〇〇年八月·台江

隆波赛雅

NONGS BANGX SAID VAX

田代元 著

耗 787×1092

32 开本

印张: $4\frac{2}{5}$

字数: 70,000

2000 年 8 月印刷

印数: 1—500 册

印刷: 凯里书报印刷厂

自信必金秋

龍名海庚辰秋

自信必金秋

隆波赛雅

NONGS BANGX SAID VAX

目 录

一	铭心刻骨	1
二	密码情结	15
三	矢志不移	49
四	隆波赛雅	72
五	挚著追求	90
六	硕果飘香	115
	鸣谢	130

一 铭心刻骨

1、一辆红色桑塔纳轿车在宽阔的方旆大街上奔驰，穿过熙攘人群，超过如织车流，似箭疾驶。两旁高楼、高架华灯迎面而来，又被抛向车后；车轮疾转，路面形成道道细丝，在车轮下飞速向后滑动；街旁两侧花木，不断在车窗外闪现、消失。

透过车窗，仿佛车上只有驾驶员和一位身着浅兰坎袖T恤的姑娘在后座上。

姑娘一双秀眼目无神光地朝向前方，一副天生丽质的脸上，流出忧虑与不安，一动不动地任凭车体将她带走，只有微卷的短发不时被疾驰轿车形成的气流吹动。身体在街道转弯处向一旁倾斜，原本抱在胸前的双手本能地松开保持身体平衡和顺势抓住放在座位上的水果网袋，使其减少碰撞和磨擦。

轿车驶出县城，坎坷不平的石子公路上，身后扬起浓浓尘埃，无论怎样也无法甩掉；厚厚尘埃犹如隆冬铺雪，将路旁万物所掩盖。

弯曲的公路，象一条被风吹动的飘带、在连绵的山间盘旋、伸延；重重大山，犹如浩瀚大海波涛，此伏彼起，无边无际。这里，群山代替了高楼，树木顶替了

华灯，荆棘湮没了鲜花。唯有森林象厚实的地毯毫无吝嗇地铺漫着原野。

轿车如同一片红叶，在飘带上滑动；在树丛间突隐突现，一晃而过。

山区公路越来越窄，弯道越来越急；路面更是坑坑洼洼，轿车艰难地行进。驾驶员降低车速，车体依然大起大落，左右摇晃，汽车尾气明显加浓。

姑娘将水果网袋从座位上提起，放在双膝间，紧紧抓住网袋绳子，借以减少振动。

天下雨了，轿车在雨中穿行，刮雨器在挡风玻璃上来回刮动。雨越下越大，车仍然拼命向前行驶。车轮下，不是泥水四溅，便是山洪冲刷下的柴草树枝被压。

突然间，车轮陷进淤泥中，驾驶员加大油门，马达轰鸣，车轮高速旋转，卷起阵阵泥水向车尾抛去，几个来回，越陷越深。驾驶员气馁地关掉油门，用力捶了一下方向盘，说声：“真该死！”便无可奈何地懒坐在驾驶椅上摇头。

车上的姑娘好象对此一切毫无感觉，直到驾驶员说：“车走不了啦，怎么办？”姑娘才从无边思绪中猛然惊醒过来，盯住驾驶员问：“怎么啦？”

“雨这么大，车陷进泥坑了！”驾驶解释说。

“求求您，想想办法，我必须尽快赶到！”姑娘恳求道。

驾驶员将手一摊，“什么办法也没有哇！”

“那怎么办？我有急事啦！”姑娘说。

“急也没用呀！”

“我去推推，怎么样！”姑娘提出自己的主见。

“试试看！但这雨……。”

“没关系！”姑娘说完，放开水果网袋，推开车门，下车来到车尾部。

马达响了，排气管狠命冒着白烟；姑娘使劲推。车在淤泥里几次往复，淤泥前后溅起。轿车终于走出了泥坑。姑娘被雨淋透了衣裳。轿车冲开如注的雨幕，在茫茫雨雾中继续向前行驶。

“这路可真难走哇，加上下雨，就更是难上加难了！”驾驶员深有体会的说。

“没法，山区公路天晴一路灰，天雨一身泥！要到我家，还有好几公里小路呢！”姑娘说。

“那怎么办？”

“没关系！车到山前自有路，到时候再说，办法总会有的！”

轿车还在公路上往山里钻。

雨停了，天色也渐渐晚下来，轿车来到集镇停下。姑娘小心地提起水果网袋，与驾驶告别，向集镇中心急步走去。小小街道上，只有稀少的行人走过。

晚霞映在成排而建、犬牙参差的木板房上，炊烟

在空中缭绕悬浮。

姑娘走入第一家修理店，显然门路不对，刚一进去就出来了；走入第二家却未能谈成。姑娘走进第三家修理店，终于与店老板搭成了协议，推出一辆红色山地自行车。

姑娘换乘的山地自行车，艰难地行进在羊肠小径上。宽厚的轮胎在石子路上跳动、在泥泞的道上滑行，车轮压过小石坎，压过深兰色的草……。一双有力的手紧握龙头、保持车身平衡和方向；一双明眸盯着前方；风从短发间吹过，露出青春少女绯红的脸庞。背在背上的水果网袋随着自行车在晃动。

山涧流水潺潺、波光粼粼，山影、树影在溪流里变形浮动。自行车顺着小坡山道向溪流接近，压入水流中。两只轮胎踏入溪流、前进了几步，卵石卡住车轮，自行车即将倾覆，姑娘双脚离开踏板、向溪流猛然伸去。卵石满是菁苔，脚没站稳，一个趔趄，连人带车一起倒在溪流中。

水果网袋滑出肩头，落入水中。网袋周围形成小小急流和旋涡。

姑娘甩开自行车，扑向溪流中的网袋，小心翼翼捞起，将水果送往溪沟对岸，几次脚滑，险些再次跌倒。水果放在对岸草地上，返身回到自行车旁，将车扶起，一步一步把车推到岸上。姑娘稍稍整理湿透的短

发和衣服，重新将水果网袋背好，轻巧如燕的又跨上自行车，向山上小路进发。

方勒山寨愈来愈近。

2、夜幕下的方勒山寨，炊烟四起，山岚勾勒出山寨与近山的轮廓，犹如一幅优美的萱纸水墨画卷：房屋倚山而建、高低错落有致，古树曲直相衬、溪流环村而过，窗户和房门透出星星点点亮光，点缀在深黑色中。几声犬吠牛哞和不成曲调的芦笙响声，使整个画卷有如天宫仙阙般的无穷魅力。

姑娘下车，推车来到山坳上，微风吹拂，眼前的方勒山寨景致，令姑娘格外兴奋和欣慰。这里即是姑娘风火驱车赶赴的目的地。姑娘来到长生、养育自己的地方和如诗如画的方勒寨，发自肺腑深情地说：“水是家乡的甜，月是家乡的圆，人是家乡的亲，景是家乡的真啊！”本能的意欲停车欣赏久别的家乡夜色，饱餐这无限风光。放在胸前的手触摸到肩上的水果背带，猛然意识到返家的使命，于是，弹起自行车支架，擦去脸上汗珠，跨上车，顺着山势向方勒山寨飞去。虽然进寨山路窄狭不平，姑娘凭着娴熟的车技如履平地。

进入村寨，歪斜的牛棚、粪棚举目皆是，塑料薄膜圈围和杉木皮搭建的厕所罗列路旁。姑娘走过积水沟，蚊蝇犹如马蜂飞起，碰在身上和脸上。姑娘推车步

行在凹凸不平的村中道路上，车轮和脚在泥土与岩石之间歪扭。村寨里，卵石与黄泥垒起的土墙似乎在夹道欢迎，然而，却冷清清、静寂寂，路上唯有门口和窗户透出火坑和柴灶闪烁的亮光为姑娘照明；自行车的吱吱声单调地与脚步声相伴随行。

3、姑娘步履愈来愈慢，车轮也随之慢了转动。一座六七级石梯上，过份简易而陈旧的木质院门敞开着，透过院门，比院门更为陈旧的三间平房瓦屋一字排开，静静地卧在庭院深处，唯有右边方窗透出微弱光亮；大门敞开，却不见一个人影。姑娘轻手轻脚，摒住气息走过院坝，紧盯大门，一双鼓圆的眼睛在猜疑，心跳愈加激烈：“是不是……爷爷他……”疾步登上大门石阶，倚着门枋左顾右盼。

堂屋内左侧旁门走出一位头罩深色枕巾、身着右衽黑色、长齐膝盖上方并无苗绣的便衣和长度过膝的百裙的妇女，看到门枋边有人，借着昏暗的油灯吃力的辨认；姑娘正欲开口，妇女惊叫道：“波赛雅！”抓住姑娘的手，接着说：“爷爷一直念叨着您！……”

“妈！我爷爷他怎么啦？”

“快，快进屋吧！”妇女拉着波赛雅往右侧房门走去。

屋里，三个大人、四个小孩正围在挂有蚊帐的床

前，呆若木鸡地盯着奄奄一息、躺在床上的老人。众人听到堂屋有说话声，不约而同地调头向房门张望。

波赛雅大步跨进房门，顺手将水果网袋放在门边桌上，疾步奔到床前，呼叫：“爷爷！……”看到病榻上的老人紧闭双目和削瘦的面庞，泣哭着、呼叫着。好几声呼唤，老人未曾睁开眼睛。姑娘急着轻声呼唤，老人依然如故。

波赛雅母亲手捧热汤，靠近老人床前，轻声呼唤：“爹！您醒醒……爹……，波赛雅从县城赶到了！”

波赛雅噙着满眶泪水，低声叫着“爷爷，我来了！我是波赛雅，您睁开眼睛看看我……”。

老人慢慢睁开眼睛，既兴奋又吃力地说：“波赛雅……好孙女，……您回来了！……我……”

“爷爷，是我回来了！”波赛雅拉住爷爷的手，轻轻抚摸着骨瘦如柴的手背。见爷爷睁开眼睛，嘴角才露出丝丝微笑，激动的眼泪直往下流。

“孩子，不要哭，……回来就好……！”

波赛雅苦涩地微笑，抽回一只手擦去脸上的泪珠。“爷爷，我给您带来好多水果，您要多吃些。”取过水果袋放在爷爷的床沿上，从中取出一个苹果递给爷爷，“我这次请假回来专门招扶您，直到您的病好。”继而又说：“爷爷，您病这么重，怎么不早告诉我，早些来招扶您？”

老人接过苹果，露出笑容，“您工作忙，……所以……所以，一直不叫您爸他们给您说。”老人看着苹果，轻叹一声道：“是从街上买来的吧！难为您了……！”

波赛雅见爷爷并不高兴，显得有些尴尬与难过。波赛雅懂得爷爷一生最好水果，而今天看到水果却是这样冷漠，忙补充道：“爷爷，这些全都是为您买的……。”

四个孩子见到水果，就象见到命一样直嚷“姑姑，我也要！”“我也要！”大人好不容易才制止小孩喧闹。

波赛雅将水果网袋交与母亲，母亲转身将网袋放回窗前桌上。几个孩子眼轱辘围着网袋转。

爷爷吃力地说：“我这一辈子……最爱吃水果，可是，就没能种出来。……城里的水果，都是从外地运来的吧！”说罢摇了摇头。

波赛雅不知所措，无伦次地：“可是，……这……。”

爷爷上气不接下气地说：“要是我们家乡……种出自己的……水果……那就好了！……。”闭上眼睛，叹惜一声，继而又说：“我这一辈子……看来是吃不上家乡……家乡种的水果了！”

波赛雅起身到桌边，从网袋里取出一串香蕉，看到孩子们目不转睛地围着网袋，便随手一人递上一个

苹果；孩子们裂嘴嬉笑，大口地啃吃起来。其中一个还直嚷：“我还要，我还要！”

爷爷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全……全拿给他们……吃吧！”

波赛雅正欲把香蕉递给爷爷，只听在场的家人急呼：“爷爷！”“爷爷！”。

老人僵硬微开着口，只有出气，没有进气，正魂归九天，命入黄泉。微开的口犹似临终前未能吃上家乡栽种的水果而不甘就此闭上。

波赛雅见爷爷正离开人世，惊得手上的香蕉滑落在地，摔得肢离体碎。抓住爷爷的双手失声痛哭，呼喊着“爷爷”，泪如雨下。

全家人万分悲恸，失声嚎哭。

波赛雅母亲见爷爷的口不肯闭合，按照当地习俗，一手捂住爷爷的口，一边安慰：“爹，您放心去吧！您要保佑我们平平安安，顺顺气气的！别的事，您就不要再挂欠了！”

波赛雅含泪悲怆地向爷爷发誓：“爷爷，我发誓，有一天我们家乡会有自己种的水果的！”

4、全村男女老幼挤满波赛雅家房前屋后，忙碌着为爷爷出殡。

庭院里，众乡亲正将棺材分为盖子、墙子和底子

三部，各自用绳子捆绑停当，放在一旁。

凡属爷爷晚辈的男人，每人腰系草带、脚穿草鞋、头包青布帕，手握雪亮长砍刀。有的还在石上磨刀，准备着为爷爷出殡时开道。

堂屋右侧中柱下，四个中年男人从柳床上扶起爷爷，抬放在堂屋正中有两根抬杆的太师椅上坐定，为其整理好身上长袍马褂，用小绳子将爷爷固定在椅子上；头上的青布大包头盘，基本罩在眼部以下。端坐椅上的爷爷，俨然生前模样，只是不能说话而已。

波赛雅父亲在爷爷椅前燃着纸钱。

但听一声“时辰到！”院内上下忙乎起来，并且，很快安静下来。

庭院里，持长砍刀者面对面，整齐分列两排，砍刀扛在肩上，雄纠纠，犹如古代中军帐前卫士，肃立在房屋大门通向院门的路边。父亲也在队列中。

一声“出殡！”两个壮男抬起爷爷所乘椅子，挪动沉重步伐，跨出大门，进入院中站定。众人举目瞩目。

一声“送老人回家！”鞭炮齐鸣、硝烟弥漫，众人悲嚎，庭院顿时凄楚万分。肩扛长砍刀的队伍依次跨出院门，向村寨背后的祖坟地进发。爷爷所乘椅子紧接仗刀队伍，棺材盖子、墙子和底子紧随其后，妇女们撕裂肺腑地嚎哭，与其他人众跟在后面。

山路上，出殡队伍依次保持不变。仗刀队伍人人

精神抖擞、个个步履踏实，气宇轩然地直视前方。按当地习俗，持刀在前，一可避邪，二壮声威，三则显示家族人丁兴旺。出殡队伍在山道上盘旋；鞭炮一路不断，哭声声传远近，催人泪下。

村寨背后的祖坟地坎上，早已准备好的“井”是爷爷最终的安息之所。

狭窄路径和稍陡地段，紧靠爷爷椅子的两名仗刀人，不时前去扶持左右，以保平安无虞。

队伍来到井边，放下椅子和棺材。

一老者跳下井，在四角和中心地面上，正面埋下五个炼金属用的银窝，并放入朱砂。

“跳井鸡！”老者在井沿上喊。一只红公鸡被投入井中。一会，雄鸡引颈高唱。

一声“热井！”众人将点燃的纸钱纷纷投入井中。雄鸡惊飞。点燃的纸钱继续向井里投去。

井坎上，七八位男人正忙着将分开抬来的棺材合拢。铺好兜单。将爷爷从椅上解开，仰面平放入棺；老者口中念念有词，整理好衣冠，并用剪刀在全新的寿衣上剪开几个小口；重新将衣服整理，盖上寿被。喊声：“众位亲友，最后看爷爷一眼！”众人围上，看毕，合上棺盖，用白练纸和豆腐浆封好盖口。

随着一声“下矿”！棺材徐徐降入井中。

“孝子动土！”波赛雅父亲第一个跪在棺盖上，左

右各挖三锄。尔后，众人齐动手，将棺材埋没，垒起坟头，绕坟插上燃香，墓前点上红烛、香、纸，并在坟头上压上一叠纸钱。摆上猪头、鸡、鸭三牲祭奠。

鞭炮齐鸣，硝烟弥漫，祖坟地上多了一祖新坟。波赛雅三步一回头，红肿的双眼总凝望着渐渐远离的新坟。

5、夜已深沉，众亲友及邻居安慰波赛雅并其父母后，渐渐返家而去。

亲友走后，屋里只剩波赛雅及父母三人，原本漆黑的堂屋楼枕上的油灯显得暗淡许多。波赛雅依偎在母亲身边，父亲靠板壁低头而坐，三人相对无言，沉浸在悲哀中。

母亲首先打破寂静：“波赛雅爸，吃点东西吧！”父亲没吭声。“波赛雅，您吃点，不要饿坏了身体。老人走老路，谁也拉不回，……爷爷他老人家在生和死后大家也都尽了力了！”

“妈！您饿您去吃吧！”

母亲劝慰道：“算了吧！人死不能复生，爷爷他在三亲六戚帮助下，已经入土为安了。他是我们这一房族最长的老辈，也是他前世修得好，这样的祭奠、出殡排场，他在九泉之下，也会安息冥目的。”稍停后又说：“我们已尽了最大努力了，不要过多自责，伤了身体！”